

← (上接12版)

人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1887—1965) 等的影 响。西方建筑学中的现代派抹灭文化身份的这种风格与国内的一种追求多快省的心理和需求一拍即合。在西方,包括前面提到的耶鲁的建筑系楼的这派作品,尤其在校园里,后来饱受诟病。在中国,看着那些混凝土瓷砖质地的图书馆建筑、大学主体楼厦的建筑,我常常想,东亚的人们那么迷恋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乃至伊顿 (Eton)、腓力普 (Phillips) 等私立中学,除了崇信教育,恐怕跟这些名校的石质建筑有密切关系,这些学苑中主体建筑的石质构造无形中给它们建立起并且放大了权威感、可信度和威严。不难想象,如果那些学苑里的建筑都是鲁道尔夫大楼那样的水泥楼,其魅力将会大打折扣。

在西方语言中,建筑工匠一般有两种称呼,或者叫作石匠 (mason/maçon/Steinmetz), 或者叫作木匠 (carpenter/charpentier/Zimmermann)。在美国,普通人家的房子一般都是木匠造的,教堂和大学等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则是石匠造的。西方的石匠传统源远流长,如果从古埃及算起,那么北非和欧罗巴的石匠传统已有好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之伟大深厚,人们只消看看沙尔德那样的中世纪罗曼式的教堂,就明白了:每一位石匠都是艺术家。如此说来,继承了埃及、阿刺伯、希腊、罗马的西洋建筑业中的石匠深谙各种石料的使用,有何足怪哉! 西洋建筑最常用的石材有相对松软的石灰岩 (limestone, 包括洞石, travertine) 和砂岩 (sandstone, 包括褐砂岩, brownstone), 有的地方也用燧石 (flint), 比较坚硬的则有花岗岩 (granite) 和青石 (bluestone), 还有比较脆的大理石 (marble) 等等。这些岩石虽然因产地不同而在质地颜色等方面略有不同,但是作为建筑材料各有各的用处,分工明确,不可随意混用。从风格上说,古代希腊古典风格的建筑及后世沿袭这一风格的建筑多用石灰岩和砂岩,中世纪罗曼式 (Romanesque) 建筑则于此之外也广泛使用花岗岩,近代城市建筑则很多采用类似石灰岩砂岩的仿石 (cast stone) 替代更为昂贵的天然石灰岩等等。从一座建筑物的各部分来说,花岗岩因为非常坚硬,所以适于作外墙等处没有精细雕饰花纹的部分;而石灰岩和砂岩因为易于雕刻,所以尤其用于窗楣、窗棂、门楣等有繁复雕花的地方;大理石既可以凿为石柱,砌为阶梯栏杆,也可以切割成板材,

一般均用来装饰室内;而青石因为质地坚硬且为颜色所限,多用于房基,也常常切碎为小块用于铺路等等。

回看中国的建筑业,则是完全不同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建筑对石材的使用一直相当有限,几乎仅限于宫殿、庙宇、牌坊等建筑物的基础部分和辅配部分:房基、木制立柱的柱础、室外高台的台基和栏杆、室外甬道铺路、华表、碑、石狮、日晷等等,偶有整体为石质的结构也几乎都是实心的,比如北京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不包含令人能进入从事活动的空间。所使用的石材品种也非常有限,仅限于青石、花岗岩和汉白玉。而青石和花岗岩都非常坚硬,不宜于精细雕凿。故而在石匠工艺上,其规模、精细程度、工艺水平等方面都难以与西方石匠相媲美,对于仿石灰岩等岩石质地的人造石 (cast stone) 材料,也罕见制造与使用。大概也正因为这样截然不同的传统,上世纪初,由西方建筑师为中国的大学设计建造的大学建筑,比如美国人墨菲 (Henry K. Murphy) 设计的燕京大学 (今北大校园) 主要建筑、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 (今南京师范大学) 以及美国建筑师凯尔斯 (F.H. Kales) 设计的武汉大学建筑,几乎清一色地全都是砖结构而非石构。

石 构的建筑由于对所用石料的考究和对石料加工工艺水平的极高要求,其成本无疑远较砖或者混凝土建筑来得昂贵,我们不能要求大学校园里所有的建筑无论用途都建造为石质的,而是希望主要大学校园中最庄重的建筑物——比如图书馆、主会堂 (对应于西方大学中的教堂)、博物馆等等——或可尝试用石材建造而不能用砖或混凝土。其余的可以砖石混用,比如基础和包括窗棂门楣等处的边角用石料,余下部分用砖填充,也可以只用砖或者只用仿石。科技系建筑可以选择更为前卫的玻璃或钢铁结构以增加建筑风格的多样性。通过将不同建材用于不同的建筑使建筑在质感和风格上分出层次。

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并不缺少可用的石材;中国目前处于过去二百年最富裕的时期,所以也并不缺少营造石质纪念碑性建筑所需的资金。我们今天应尝试着补充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审美,是精通石质传统建筑的建筑师、工艺精湛的石匠,以及将端正的审美趣味精益求精善尽美地实现的全部操作规程与环境。

(作者为美国瓦萨大学教授)



“宾州总站不会让你觉得舒服,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
——艺术史家 Hilary Ballon

“曾经人们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有如神明入场;今天人们则如老鼠一般奔窜。”
——耶鲁大学建筑系荣休教授 Vincent Scully



1963年,简·雅各布斯(左二,戴手套)和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右一),呼吁阻止拆毁宾夕法尼亚总站这座建筑瑰宝。

